雅倫

雅倫卷之

成都費經虞撰男密補　江都後學于王棖校

合論

劉彥和云華實異用惟才所安　七言成章必優柔和平長短與歌貴抑揚頓挫

鍾嶸云詩有賦比興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專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

謝朓嘗語沈約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

白樂天云文體直序其意語成文影帶冋合三向四通悉皆流美　或先境而入意或先意而入境　為詩須精搜不得語剩而智窮須令語盡而意遠

皎然詩式云詩有四深氣象絪緼深於體勢意度磅礴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類有二廢雖欲廢巧尚質而神思不得遺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有四離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闊遠欲飛動而離輕浮詩有跌宕格二

品一曰越俗其道如黃鵠臨風貌逸神王杳不可羈郭景純游仙詩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一品曰駭俗其道如楚有接輿魯有原壤外示驚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郭景純游仙詩嫦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溜沒格一品曰滑俗其道如夏姬當壚雖蕩而貞采吳楚之風雖俗而正古歌云華陰山頭百尺井下有流泉徹骨冷可憐女子來照影不見其餘見斜領調笑格一品曰戲俗此一品非雅作足以為談笑之資李白狂詠女媧弄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

司空圖六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之味其美嘗在酸鹹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

齊己云上格用意中格用氣下格用事

駱賓王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有不得盡言言有不得盡意

金針詩格云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含蓄方入詩格

朱元晦云詩看義理外更看他文章詩者古之樂章也亦如今之歌曲雖然音節却不同也

嚴儀卿云須是當行須是本色　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著痛快其極致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　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難於五言律五言絕難於七言絕　詩難處在結裹譬如番刀須用北人結裹南人便非本色　辭氣可頡頏不可乖厲　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只是氣象不同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　作詩正須盡辨諸家體製然後不爲旁門所惑今人作詩差入門者正以體製莫辨也世之技藝猶各有家數市縑帛者必分地道然後知優

劣況文章之事乎

白石詩話云意有餘而約以盡之者善措辭者也作敘事而間以理言者得活法者也

唐子西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陳辭如子美北征詩只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西清詩話云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而至也

蘇頴濱云詩要不帶聲色

蘇子瞻云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　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

梅聖俞語歐陽公云詩家雖率意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以言指陳也略道其彷彿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

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羇愁旅況豈不見於言外乎

竹坡詩話云子瞻與其姪書云大凡為文要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作詩亦當以此為法

曾文清公云規模既大波瀾自濶

王直方云賀方回言學詩於先輩得八句法平淡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隣于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

此勿失

許彥周云詩要有力量如弓之鬬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强壯語易苦語難淡思自知不可以口舌辨

名賢詩話云魯直自黔南歸詩變前體且云要須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如少陵淵含雲萃變態百出雖數十百韻格律益嚴蓋擒制詩家法度如此

劉後村云語意兼到巧拙相參可為作者

葉少蘊云詩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

妙雖巧而不見有刻削之痕

吟齋夜話云荆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原無雨空翠濕人衣此爲得天趣問何以識天趣曰能知蕭何所以識韓信則天趣可解

徐禎卿云情文異尚若論所宜郊廟之辭莊以嚴兵戎之辭壯以肅朝會之辭大以雝公宴之辭樂而則　宗工鉅匠辭淳氣平豪賢碩俠辭雄氣武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遺老辭玄氣沉賢良文學辭雅氣俊輔臣弼士辭尊氣嚴閹童壼女辭弱氣柔媚夫倖士辭靡氣蕩

花才嬌麗辭淫氣傷辭如繁露貫而不雜　情實幻渺必因思以窮其奥氣有孱弱必因力以奪其倫辭難妥貼必因才以教其致才易飄忽必因質以禦其後欲拯質必務削文欲返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非通論也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含露采亦匪無質緣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緣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情若重淵奥不可則朦朧萌析情之來也汪洋蔓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頡頏纚貫韻之齊也混純貞粹質之簡也明俊淸圓辭之

藻也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編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淡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緜古以崇辭雕績滿目並已稱工芙蓉始發不能擅麗　又云任用無方情文異尚大匠之家器飾雜出要其格度不過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鋸以成功耳

藝苑巵言云敘事如畫敘情如訴　古樂府務尋古色

或問詩法於韓子蒼子蒼令參打起黃鶯兒爲法又有問詩法於呂居仁令參子蒼汴水日馳三百里之律爲法學者熟此二篇思過半矣按子蒼之意謂一句生一句耳然此乃宋人說詩古

人不如此貫通血脈

此語亦不可不知

胡應麟詩藪云四言簡質句短而調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聲易雜折繁簡之衷居文質之要蓋莫尚於五言古詩軌轍殊多大要不過二格有以和平渾厚悲愴婉麗爲宗者有以高閒曠逸清遠玄妙爲宗者　詩富碩則格調易高清空則氣體易弱至於終篇洗削尤不易言　於嚴儀卿得一悟字於李獻吉得一法字皆千古詞場大關鍵但法而不悟如庸僧縛律悟不繇法外道野狐耳　作詩大段不過二端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而

已體格聲調有則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暢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迹俱融興象風神自然超邁

顧華玉云唐詩說到無已處便著一隱語收括此是傳燈教宗也　作家之文多近道　風月誰不道要道好方見情思　按隱語收括多見於歌行長篇律絕不然

高廷禮云詩道豈易言哉易學哉易得哉學斯道者而曰得斯道是未可與言斯道也夫道止於詩止於言止於真止於古可乎曰未也進而求之得乎詩中之詩言

外之言非真之真原漢魏遡六代以入於唐而造乎開元天寶之域然後則曰止斯可止矣

王廷相與郭介甫論詩云以法而入者有四務三會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篇鍊句也意貴圓融而忌暗滯格貴高古而忌蕪亂篇貴貫通而忌支離句貴委曲而忌直率四務藝匠之矩度也何謂三會博學以養才廣著以養氣歷事以養道學不博則寡陋而無文著不廣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則理舛而犯義風騷樂府各具體裁蘇李曹劉辯分界域調其步武約其尺度久焉純熟

惡蹄我闥
類編云婉而不暢則入於晦暢而不婉則入於粗　說理要簡易說事要圓活說境要微妙　西漢文章雄渾雅健氣長故也曾子固云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　古人有翻案伐材奪胎換骨之說若宋人之生吞義山元人之活剝李賀近日之拆洗少陵豈可同日而語

曹學佺與徐存永書曰國初集如陶主敬張翠屏宋潛溪楊東里諸公每有贈送郡邑幕僚之作驛宰倉巡皆

以此等詩嘗自涵詠自然下筆高妙　陸士衡文賦謂

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語也文章無警策

則不足以傳蓋不能竦動世人如唐人諸詩無不如此

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色

老杜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

倪壽峰云詩和則嫩適雄則偉麗新則淸拔遠則閒暇

隱居詩話云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謝顯

道說詩之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

而不傷如綠衣傷巳之詩也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

兮擊鼓怨上之詩也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饑渴而已至於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言而可知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夫子是以有取焉

休齋云爲詩要有野意非文不腴非質不粘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

范元實云形似之語若詩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若詩之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

形似之語必實錄是事決不可易故老杜所題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工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以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如古柏行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之信然至霜皮黛色雲來月出四句此激昂之言不如此不見古柏之大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是此二者而已

詩家直說云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鏡花勿泥其迹可也

詩法指南云章之明潔句無疵也句之精透字無失也

發揮意旨在句而點綴精神在字至於用字造句使之燦然成章則又在乎意匠之經營耳　氣骨要雄壯興趣要閒曠語句要條暢韻脚要穩當字字要活相篇篇要響亮古今稱絶唱不脫此模樣　大抵作詩隨其所宜臺閣之作氣象要光明正大山林之作要古淡閒雅江湖之作要豪放沉著風月之作要蘊藉秀麗方外之作要夷曠淸楚征戍之作要奮迅凄凉懷古之作要慨慨悲惋宮壼閨房之作要不淫不怨民俗歌謡之作要切而不怒微而婉雖寓情寫景不同而止於忠愛則一

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

楊伯謙云詩之為道非惟吟詠情性流通精神而已其所以恭之郊廟歌之燕射求之音律知其世道豈偶然哉

詩家一指云詩先氣象有翰苑輦轂山林出世儒先江湖閭閻末學末學者道聽塗說得一字雜採用之不成宗數又在江湖閭閻之下以上氣象各隨人資禀高下而發學者所以變化氣質須仗師友及所讀所習以開導助佐然後能脫去近俗以造高明

變化詩道澀煉性情會秀儲真超源達本此皆詩

之神采也　意之所不盡而悠然有餘者謂之趣是猶聽鐘而得其希微乘月而思游汗漫窅然真用將與造物者用流豈非趣也　情緣真心靜想中生不必諭不必不喻猶月於水觸處自然神於詩爲色爲染情染在心色染在境一時心境會至而情生焉

梁少蘊云古人詩無甚長篇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　七言詩如整容發矢即不中的威儀可觀

沙金集謂公取古詩一條始於太白然任華贈甫已用海風吹不斷及雲垂大鵬飛等句則當時作此格益

多矣 古人之作骨能發腴腴能函骨此所以不可及

許氏以輕浮綺靡之辭爲宮體 詩原謂比律聲調四句一韻故有雙韻無單韻 宮辭不得泛取文章作幾空語王建花卿所以必傳者以其知之真可補史冊所不及耳 興難言也非賦非比觸之境發之情在語言文字之外言有盡而意無窮 應制詩自是一體大抵典實富贍不嫌鋪發失此便不成格

曾氏曰詩貴有音節氣象優游則音節自足觀楚辭九歌可見 造語妥貼琢對稱停不患無音節矣

趙氏云音節非但韻也凡字有響亮是也馬伯庸謂不可用啞韻如五支十四鹹此或未然古人詩有全篇平聲字者有全篇仄聲字者但詠之不覺其然於是又知非平仄字韻也

陳　云緣景不盡曰情凡喜怒哀樂愛惡之眞趣皆情也意出於情則切無情則誣

騷雅云王仲宣流落荆南名士多造問詩律故子美詩云詩律群公問言直而盡則俚言曲而煩則淫雅言遠俚為詩至言遠淫為銘為箴詩以直為體曲為用以曲

作詩則僻曲耳以直作詩則俚談耳是以青山綠水白雲紅樹無詩不有而必知所以用之非遂以此爲詩也禮樂不在玉帛鐘鼓然玉帛鐘鼓之外求禮樂不得何詞格至處可轉至處可粘粘斷不移是也何謂聲出成聲聲出成悲悲喜自生是也詩貴似淺非淺不得似淡非淡一覽了然若謂不必解者矣及詳說之意味悠長非初學可到是謂似淺非淺讀不可解若謂有爲而出者矣及轉閱之意識蕪陋全無來歷是謂似淡非淡淺能淡用淡能淺用塵腐化清新幽晦化顯著方是脫

門見山以句取詩不可句不能病詩以字求句卻善字易以害句辭不盡事詩之體也意不盡辭詩之格也聲不盡意詩之調也調可奪格格可奪體反是則俚耳詩不論理不知理則說不出無理之話詩不用學不問學則道不得無學之語到此自知非言可喻詩人之詩字句不苟王維諸人是也才子之詩字句章法若罔知之李白諸人是也篤學之詩格調辭意匠心措置杜甫諸人是也閒適之詩並詩俱忘陶潛諸人是也步詩人則拘步才子則野步篤學則腐步閒適則俚然則如何而

可功夫力量足以持之皆爲我用　妍媸多門有風旨之妍有情興之妍有景物之妍有淸麗之妍有濃豔之妍有高曠之妍若夫八珍五色之妍不成其爲妍也

詩貴託諷若篇篇著意遂成腐儒詩貴情興若篇篇恣情遂成放誕詩貴景眞若篇篇賦景便落粗淺　徐文學取篇篇換機局方爲高手余則以爲千篇不改局方成一家言變在臨事異文不在機局換調試令屈平擬雅陶潛作騷坐見其廢局變不成局矣　弇州論詩三法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

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　又云格節調之界

宋濂曰詩在堪輿間無纖弗圄無鉅弗涵太極陰陽之化物則民彝之懿煙風月露之形河山草木之昭氣候燠寒之更毛羽鱗介之蕃治亂興亡之著夭壽死生之變可疑可存可悅可愕可感可慨外觸乎物內發乎情情至而形於言言形而比於聲聲成而詩生焉譬之氣至簧鼓神合自然機搖蜂發道契沖漠上自王公卿相

述小夫編𠯆藻暢於襟靈一導揚於隱伏大而朝會燕享被之弦歌小而委巷濮閭見諸諷諫雖位號之或殊而情衷無異商周之隆斯義爲盛漢魏以來古意漸微下沿唐宋之閒而得之者蓋鮮矣

王會昌詩話類編云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言也聖人初無加損也正如後人作詩有律有呂有歌行是也風者出於土風閭巷歌詠意雖遠而言淺近雅出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頌者鋪張勲德不敢煩語褻辭有兼備者有得其一者

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持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缺也

方正學云詩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諸上下也三百篇詩之本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喜怒哀樂動於中而形爲褒貶諷刺者詩之義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辯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彝綱常之正者詩之所以爲道也詩道廢久矣自漢以下編冊之所載樂府之所傳隱而章麗而不浮沉篤而雍容

博厚而和平者則亦古詩之流也而其體橫出矣體之
變時也不變於時者道也因其詩而師古道者有志於
詩者也而師師者寡矣　杜先生在開元天寶間懷經濟
之具而不得施晚更兵亂盜爲時所觸棄繇是歛所得
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淩躒六合辭
高指遠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爲友益有得乎史
記之序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若有合乎
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賢自儗不
知者笑之以爲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爲詩人之大言

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

雅論卷十七

成都費經虞撰　男密補　江都後學王楨校

工力

孟東野苦吟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爲仇

隱居詩話云賈島詩有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之句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

李賀旦日出命小奚奴負古錦囊遇所書投囊中其母

曰是兒欲嘔心肝於紙上

唐裴說詩云莫怪苦吟遲詩成鬢亦絲鬢絲猶可染詩病卻難醫山暝雲橫處星沉月側時冥搜不易得一句至公知又云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又云是物精皆易惟詩會卻難又贈貫休云總無方是法難得始爲詩

唐韋莊感懷詩云長安少悟少年非入道新詩勝舊詩

周朴唐末詩人性喜吟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聯一句則忻然自快嘗野中逢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驚駭棄薪而走遇巡徼卒

貶樵者偷兒執而訊之朴徐至語卒日適見負薪因得詩句耳卒乃釋之其詩云子孫何處閒爲客松柏被人伐作薪六一詩話稱朴搆思尤艱時人謂朴詩月煅季鍊

漫齋詩話云學詩須是熟看古人詩求其用心處葢一語一句不苟作也如此看了須是自家下筆要追及之及與不及只是當如此學久之自有个道理若令不學不看古人做詩樣子便要與古人齊肩恐無是理

童蒙訓云作詩須要悟入悟入處必自工夫來非僥倖

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矣　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日歐陽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存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訂前作東坡詩云清詩要淘鍊乃得鉛中銀又云大抵作詩當日鍛月鍊非欲誇奇鬬異要當淘汰出合用字

呂居仁云詩文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度越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頓悟書法如張者專志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觀舞劍有何干涉非獨作文學詩

而然也　或屬精潛思不便下筆或遇事因感時時舉
揚工夫一也惟不可鑿空强作如小兒就學俯卑程課
耳　東萊呂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異於衆後得李義
山詩熟讀規模之始覺有異又云晁无咎初從山谷理
會做詩故其舊詩往往似山谷　葛延之萬里徒步至
儋耳求作文秘訣於東坡老杜云佳句法如何當局者
迷固人情之通患
唐子西云大凡立意之初有難易兩途學者不能强所
爲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　詩最難事

吾於他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之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輙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嘉焉後數日取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次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今之君子千言略不經意可貴哉

陳去非云唐人皆苦心作詩如盧延遜苦吟詩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个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者易著者之乎又如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蟾蜍影

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若此用力故能造語皆工得句皆奇

潘邠老寓居高安得句法於東坡

桐江詩話云曼卿春初一日見堦砌始生之草始鉤而色未變因得句云草曲金鉤綠未回遂作早春一篇有日方成云簷垂氷柱晴先滴其不逮先得之句遠甚始知詩人須是先得一聯或一句其最緊救者也於此見其苦心

葉石林云王荆公題金陵此君亭云誰憐直節生來瘦

自許高材老更剛賓客每對公稱頌此句公輒顰蹙不樂晚年與平甫坐亭上視詩牌云少年作此題榜一傳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題詩可以為戒平甫曰此揚子雲所以悔其少作也公又嘗與葉致遠諸人詠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云名譽子眞傳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後數月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傳鄉里勝壺頭公之用心如此　荊公少時詩直道其胸中不復更為含蓄後為郡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致

唐球吟詩有所得即將稿撚爲丸投大瓢中後臥病投瓢於江曰兹瓢苟不沉沒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至新渠有識者曰此唐山人瓢也詩乃傳

筆談云唐人雖小詩必極工而後已所謂旬鍛月鍊信非虛語也崔護題城南詩第二句其始云人面不知何處去後以意未完語未工改不知爲祇今改去爲在唐人工詩大率類此雖兩今字所不恤也取語意爲主爾

小律詩雖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爲之至於字字皆鍊得之甚艱但患觀者滅裂

不見其工耳
李商老云嘗聞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藏老杜墨蹟詩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文字不厭改也
室中語云賦詩十首不如改詩一首少陵有新詩改罷自長吟之句雖少陵之才亦須改定
張文潛云世人謂白樂天詩得於容易嘗於雒中一士人家見公詩草數紙點竄塗抹及至成篇始與初作不侔

皮日休云百鍊爲字千鍊爲句

白石詩說云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以爲沉著痛快天也自然與學到其爲天一也

陳無已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無已每登臨得句即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惡聞人聲謂之吟榻其用意精專如此自詠絕句云此生精力盡於詩

劉後村云詩比他文最難工非功耑力全者不能名家余觀他人詩及以身驗之良然　孟郊賈島詩有先得上句經年始足下句者有斷數鬚而始下一字者余嘗

爲方孚若作行狀其家以陸放翁手錄詩稿一卷爲潤筆題其前曰七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計七十八日得詩一百首藝之熟者必精理勢然也

宋子京云余每見舊作詩文可愧者必欲燒棄之梅堯臣曰公之文進矣僕之詩亦然

孫氏談圃云孫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泝汴見聖俞吟詩日成篇衆莫能和因密觀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於座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帖內袋中同舟竊取而觀之皆詩句也或半聯

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　或云聖俞日課一
詩寒暑不易
古今詩話云或問鄭綮相國近爲詩否曰詩思在灞橋
風雪中驢子背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其平生苦心
詩家一指云詩世人多目若末技然不用心不讀書不
歷練世故則不足以名家所以頑鐵久鍊成鋼鉛鑛冶
而銀出
嚴滄浪云老杜詩全是學力所以不乏險阻艱難愈見
精到他一生把做事業看處惟在詩而已要象如來雪

山九年忍饑受凍鵲巢於頂草穿於膝向此處得來的自然迥別也不是假言語

吳思道云學詩渾似學參禪竹几蒲團不計年只待自家都肯得等閒拈出便超然

余靖詩話載司空圖與李生論詩云文之難固難詩之難尤難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邇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

劉昭禹云覓句者若掘得玉盒子底必有蓋在但精心求之自獲其寶

詩眼云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自一轉語悟入直如古人文章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

劉貢父云唐人爲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少陵云更覺良工心獨苦豈獨畫工已哉

韓子蒼云東坡今集本客酒歌少兩句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寶定如此公嘗語參寥曰如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剞劂但稱其渾厚耳

陸務觀跋韓子蒼詩云先生詩擅天下然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其嚴如此可以爲後輩法矣予聞先生詩成既以與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乃止其自跋詩云此予丙戌以前詩二十之一也及在嚴州再編又去十之九

姚合贈張籍詩云飛動終緣格工夫過卻奇謂張之詩雖飛動而必本於格律皆工夫深過乃能奇耳

高仲武云張南史中歲感激苦節學文數載間入詩境

詩藪云詩雖悟後仍須深造自昔奇拔之士往往有識

窺上乘業阻半途者　詩家妙境神動天隨寢食咸發精凝思極耳目都融奇語微言恍惚呈露如游龍驚電犄角稍遲便欲飛去須身詣其境乃知之

朱元晦云讀詩須沉潛諷詠義理咀嚼滋味方有進益須將詩來吟詠四五十遍了方可看注又吟詠三四遍便意思自然融液浹洽方有是處詩全在諷詠之功看詩不必著意裏面分解但憑涵詠自好　陳文蔚說詩

朱元晦云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只是不見那好處如昔人賦梅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

字誰不曉得前輩直恁地稱說他形容得好是何如這个便是難說須要自得他言外之意須是看他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擲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這个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是一重　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此無以發蕭疎冲淡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緣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不可不熟讀　作詩先看李杜本領立然後次第方可看蘇黃以下諸家　有人學淵明詩取淵明詩照他句中平仄字

字規模去如是年餘便有象淵明

嚴滄浪云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致　看詩須具金剛眼睛庶不眩於旁門小法　辨家數如辨蒼白方可言詩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爲之本古詩十九首樂府諸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李杜二集宜枕籍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

東皋雜錄云有人問荆公老杜詩何爲妙絶今古公曰老杜固自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西清詩話云嘉祐中歐陽公見王半山詠菊詩云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因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遂戲續云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仔細吟半山聞之曰是豈不知楚辭有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孫錫琮按半山之言亦錯解楚辭矣落字爾雅訓作始字落英者菊之嫩者也

白石詩說云思有窒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之以學詩以

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無妙處要到聖處須自悟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教人作詩令熟讀毛詩國風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以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乃知公之善誘人僕年十七時先大夫爲江東漕李端叔高廷秀實皆父執也說元微之詩引事當有出處屈曲隱奧秀實皆能言之僕因思古人讀書多出語皆有來處前輩亦讀書多故能知之也

室中語云嘗有一少年請益陵陽公令熟讀少陵詩後數日復來云少陵詩有不可解者公曰且讀可解者

詩人玉屑云陵陽一日謂余曰吾老矣固要與後生東說西話但近年人家子弟往往恃其小有才更不肯讀書只要作詩到古人地位殊不知古人未有不讀書者范季隨嘗請益陵陽云今人有少時名大者久而不振循其咎安在公曰無他只是學得者耳非能有所悟解無益也如人操舟入蜀窮極艱阻則曰吾至矣於中流舉去篙楫不施維纜不特其退甚速且將傾覆矣如此等人之詩只學得者耳

黄山谷云詩辭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生雖自求之則

得之淺矣

韻語陽秋云許渾詩多同若其源不長其流不遠則波瀾不至於汪洋浩淼少陵謂讀破萬卷書下筆如有神下筆有神必自讀書始

紫薇詩話云曾子固爲太平司戶時張伯玉瓌作守歐陽公王荆公諸老皆以書屬子固于伯玉伯玉殊不異一日召子固作大排既而入書室謂子固曰人謂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他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不可其意曰吾試爲之令子固書其發端云六經

閣者諸子百家俱在焉不書尊經也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僻事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矣

元吳伯生初入翰林楊仲弘亦在都下仲弘每言伯生不能作詩伯生載酒造請作詩之法仲弘酒酣盡爲傾倒伯生因遂超悟其理後有詩送袁伯長扈駕上都介人質於楊仲弘仲弘曰此詩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仲弘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詩法餘子莫能及或又以請子昂子昂曰美則美矣改二字尤美伯生服之

楊伯謙云李杜文章冠絕萬世子美所尊許者則王楊盧駱所推重者則薛少保賀知章所讚詠者則孟浩然王摩詰所友善者則高適岑參所稱道者則季友若太白黃鶴樓獨推崔灝為傑作游郎官湖復歎張謂之逸興擬古之詩則彷彿乎陳伯玉古之人不獨自專其美相與發明斯道如是故其言皆足以沒世不忘也

韓子蒼云作詩須得文人印可乃能不疑前輩所以汲汲求知也

詩法一指云詩要求正於宗匠名家之道庶可横絕旁

流也

司空圖與王駕評詩云末技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類而後神躍色揚今之贊耗者反是若卽醫而靳其病也惟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爲待人以設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

唐子西云詩在與人商確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

郡閣雅言載唐末王貞白有詩名以御溝作爲卷首自

謂冠絕無瑕呈僧貫休休曰甚好只剩一字貞白揚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取筆書中字於掌逡巡貞白復來云已得一字此波涵帝澤改波字爲中休出掌示之貞白悅服

嚴儀卿云詩道在妙悟且如孟襄陽學力下退之遠甚而其詩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也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枝半解之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　須參活句勿參死句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

筆而成既識羞媿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蘇尚書符東坡之孫嘗云祖父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以為古今絕唱此乃祖父於此有悟處他人未易曉大凡文字須是自得自道不可隨人轉也

陳後山云昔日謂詩非力學可至正須胸中度世耳

劉永之序劉崧詩云子高家甚貧痛自策督日課一詩多至千餘篇天下大亂轉側二十餘年不少折遭逢貴顯濟然如布衣晡時吏散獨處一室據几吟詠夜分不

休其年愈老思愈壯詩愈工

李洞觀吳子華詩都不存錄只取一聯子華不怨所棄而喜所取詩彈云此事不難於施而難於受

鄭谷自序其詩云谷勤苦於風雅者自騎竹之年則有賦詠雖屬對聲律未暢而不無旨諷

山陰布衣李昴少好與文士游鄉先生劉維王誼鄭嘉謂曰爾欲我輩游須讀書乃可昴感悟力學遂成名儒時人稱劉王鄭李詩宗晚唐

李西涯云謝方石出自東南人始未之知在翰林學詩

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院課及應答諸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沉著堅定非口耳所到旣其老也每出一詩必令予指疵不指不已予有所質亦傾心應之必使盡力予嘗作匡山詩一聯渠意不滿予以爲無可易渠笑曰槪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後曰廟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士年渠又笑曰微我子不至此予又爲端禮門樂府以爲末句未盡往復再四最後乃躍然而起錢受之云先輩道義之雅僚友切劘之誼亦具見於此

雖侍卯兕每有撰述必摟高樹之巔霞思天想或閉一窒客有竊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客皆緩步以出嘗語都穆少卿曰吾爲尊公作銘輩去四五度

錢受之云余族伯父嘗謂余曰少嘗以父執侍皇甫司直聞其論詩以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爲妙境自七子盛行知此者鮮矣用是知先輩學有師承苦心孤詣非苟然成名於世者又云余與商孟和論詩舉歐陽子論梅聖俞之言以爲聖俞之詩辭非一體不若唐諸子爲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雖然惟僻固則心思不能亂

擬神志專一而可屏營魂之外游惟狹隘則見聞不奢取聰明淘汰而可以獨意象之旁誘今之人不安於僻固狹隘而侈自鶩窮大而失其居博采而不領其要今之所以不及唐人者豈非徵歐公之言而反失之乎孟和潑思長歎曰善哉子之教我也我今而知寧規規封已爲僻固狹隘之唐人也不願爲不僻固不狹隘之今人也

謝茂秦初與七子結社之始尚論有唐諸家云選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

味之以衰精華不必迦謫仙而畫少陵也

務務本嘗語其子云楊仲弘謂作詩取材於漢魏而音律則以唐人爲宗

黃孔昭少好學善畫或謂之曰君工畫不能使畫重而工詩則畫重乃發憤學詩遂以詩名閩中

陳白雲自序其詩云昴壯夫時尤嗜五言第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郎誦讀右丞得杜工部郎誦讀工部開取其所中規中矩者將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含雜樹毫研精殫思

兆擬父序范東生詩云方其苦吟時收視反聽馳情結思不傍古不緣今不拘律不適耦日鍛月就歲以琢之迂回而涵特窈窕而奇幻一字未安寸心幾嘔自備練以至純粹若錦繡未組不異恒絲及紕絢之具針工之能文章炫燃然後知爲神於法者也

藝苑卮言云辭賦非一時可就西京雜記言相如爲上林子虛游神蕩思百餘日乃就故也梁王兎園中無一佳者可知矣

何仲默云要使富於積財令神情領會天機自流隨景

結構不傍形迹

楊用修云杜詩苦被微官縛低頭看野人用馬融不及村野之人雞豚社飲也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用阮脩久寓西山一日友人攜雞酒至脩大笑曰今朝愁破矣前輩看書博雖信口出皆有根抵　詩不厭改雖杜少陵點竄原稿殆盡

類編云唐詩有以天機勝有以人力勝有機力各半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天機也經轉迴銀燭林疏散玉珂人力也露氣闇芳杜歌聲識采蓮機力各半也李太

白多以天機勝杜子美多以人力勝如王右丞孟襄陽多天機李義山杜樊川多人力要之天機可得不可力致人力到處妙奪天工則亦不失爲高品矣

陳去非云唐人皆苦思作詩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

鄧遠游自序其詩云余十歲喜誦唐人詩年十五始學詩生長寒素衣食多累三十成進士州縣爲勞徵拜御史需次邸舍朝請多暇謝絕人徒悉取毛詩楚騷下逮三唐細閱而潛思之神明默識霍然悟汗乃知我朝諸公之學古人都在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